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死歌

名家名作原版库

死水

闻一多著

中国文联出版八





死



水

!



•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死水

闻一多

据一九三一年七月新月书店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为此

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时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是，不

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原名家骅，后改名亦多，又改一多，字友三，亦字友山。

闻一多是“五四”以后重要诗人，亦是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他在1920年7月开始发表新诗，1923年9月印行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以后，闻一多致力于新诗格律化研究，提倡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与句的匀齐)，他说：“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不能废除格律。”没有格律，也便没有了新诗，写诗便是“戴着脚镣跳舞”。如果谁不愿意戴脚镣，谁就不要写新诗好了。闻一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便是他这一理论的实践。他这一时期(1925至1928年)的诗大多结构整饬，音节和谐，比喻秾丽，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闻一多的诗充盈着浓郁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一以贯之的是对祖国的挚爱与拳拳之情。他襟怀坦白，性格率直，往往在他的诗歌中与读者进行思想深处的交谈，如《口供》末句：“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表现了诗人勇于剖析自我的最可宝贵的纯正品格。

《死水》初版于1928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是闻一多第二部诗集。这里所依据的是1931年7月三版，收新诗二十八首。其中《口供》、《死水》、《一句话》、《你莫怨我》，都是音节和美，经久流传的好诗，今天读来，依旧潜蕴着一种独特的美感。

总 目

1. 胡适:《尝试集》
2. 周作人:《过去的命运》
3. 刘半农:《扬鞭集》
4. 郭沫若:《瓶》
5. 徐志摩:《志摩的诗》
6. 宗白华:《流云小诗》
7. 王独清:《圣母像前》
8. 闻一多:《死水》
9. 穆木天:《旅心》
10. 李金发:《微雨》
11. 俞平伯:《冬夜》
12. 冰 心:《春水》
13. 废 名:《招隐集》
14. 戴望舒:《望舒诗稿》
15. 冯 至:《十四行集》
16. 藏克家:《烙印》
17. 阿 塼:《无弦琴》
18. 卞之琳:《鱼目集》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19. 艾 青:《北方》
20. 林 庚:《春野与窗》
21. 何其芳:《预言》
22. 王辛笛:《手掌集》
23. 田 间:《给战斗者》
24. 陈敬容:《交响集》
25. 郑 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
26. 穆 旦:《穆旦诗集》

目 录

口供	(1)
收回	(2)
“你指着太阳起誓”	(3)
什么梦?	(4)
大鼓师	(5)
狼狈	(8)
你莫怨我	(9)
你看	(11)
也许	(13)
忘掉她	(14)
泪雨	(16)
末日	(17)
死水	(18)
春光	(20)
黄昏	(21)
我要回来	(22)
夜歌	(24)
心跳	(25)
一个观念	(27)

发现	(28)
祈祷	(29)
一句话	(31)
荒村	(32)
罪过	(35)
天安门	(36)
飞毛腿	(38)
洗衣歌	(39)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42)

口 供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收 回

那一天只要命运肯放我们走！
不要怕；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
你大胆的走；让我攥着你的手；
也不用问哪里来的一阵阴风。

只记住了我今天的话，留心那
一掬温存，几朵吻，留心那几炷笑，
都给拾起来，没有差；——记住我的话，
拾起来，还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

可怜今天苦了你一心渴望着心——
那时候该让你拾，拾一个痛快，
拾起我们今天损失了的黄金。
那斑斓的残瓣，都是我们的爱，
拾起来，戴上。

你戴着爱的圆光，
我们再走，管他是地狱，是天堂！

“你指着太阳起誓”

你指着太阳起誓，叫天边的兔雁
说你的忠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热情开出泪花，我也不诧异。
只是你要说什么海枯，什么石烂……
那便笑得死我。这一口气的工夫
还不够我陶醉的？还说什么“永久？”
爱，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气的贪图，
快来箍紧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变卦——
“永久”早许给了别人，秕糠是我的份，
别人得的才是你的菁华——不坏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恋着他的怀抱，
跟他去讲那海枯石烂不变的贞操！

什么梦？

一排雁字仓皇的渡过天河，
寒雁的哀呼从她心里穿过，
“人啊，人啊”她叹道，
“你在哪里，在哪里叫着我？”

黄昏拥着恐怖，直向她进逼，
一团剧痛沉淀在她的心里，
“天啊，天啊”她叫道，
“这到底，到底是什么意义？”

道是那样长，行程又在夜里，
她站在生死的门限上犹夷，
“烦闷，烦闷”他想道，
“我将永远，永远结束了你！”

决断写在她脸上，——决断的从容，……
忽然摇篮里哇的一阵警钟，
“儿啊，儿啊”她哭了，
“我做的是什么是什么梦？”

大鼓师

我挂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我唱过了形形色色的歌儿，
我也听饱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阳倒挂在檐下，
我蹑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们自己的那只歌儿呢？”
她赶上前来，一阵的高兴。

我会唱英雄，我会唱豪杰，
那倩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问到咱们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说不出的心慌！

我却吞下了悲哀，叫她一声，
“快拿我的三弦来，快呀快！
这只破鼓也忒嫌闹了，我要
那弦子弹出我的歌儿来。”

我先弹着一群白鸽在霜林里，
珊珊爪儿踩着黄叶一堆；
然后你听那秋虫在石缝里叫，
忽然又变了冷雨洒着柴扉。

洒不尽的雨，流不完的泪，……
我叫声“娘子！”把弦子丢了，
“今天我们拿什么作歌来唱？
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

“怎么？怎么你也抬不起头来？
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来！你来！我兜出来的悲哀，
得让我自己来吻它干。

“只让我这样呆望着你，娘子，
像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
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
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

“纵然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
你瞧，这姿势一点也没有扭。
我可怜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挥刀的手。